

讲述“原始森林守护者”的故事

——读长篇报告文学《大兴安岭深处》

◎贺有德

纪红建最新长篇报告文学《大兴安岭深处》讲述了内蒙古森林消防总队大兴安岭支队莫尔道嘎大队奇乾中队消防指战员忠心守护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动人故事,刻画了新时代年轻人的群像,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兼备,是一部书写时代主题、弘扬时代精神、展现时代风貌的长篇报告文学。

大情怀,大境界,大主题

长篇报告文学《大兴安岭深处》聚焦祖国北疆大兴安岭深处至今未曾开发的原始森林,聚焦“林海孤岛”的森林消防队伍——奇乾中队“原始森林的守护者”:中队指导员王德朋、战斗一班班长高凯凯、副指导员王海、战斗五班班长张铁成、给中队送菜的“王哥”和“武哥”……数十人的英雄群体,令人肃然起敬。老中青三代护林群体进行着一场奉献者的“接力赛”。他们代代相传,时刻守护着“林海孤岛”。

“人往高处走”,他们却是“逆行者”,往远处走,往冷处走,非有“大情怀”者不能至也。正是因为“大情怀”,他们毅然决然奔赴大兴安岭深处坚守,彰显了英雄群体的“大境界”。在老中青三代人,尤其是青年一代面前,这样的“大境界”如一面多棱镜,映照出了和平年代的英雄气概,如丰碑高耸,如星光闪耀。

纪红建满怀敬意书写这群护林英雄,极有广度、深度地凸现了一个紧贴时代的宏大主题:忠诚、坚守、创业、乐观的“奇乾精神”和他们“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铮铮铁骨。大兴安岭的浩瀚是“森林的浩瀚”,更是“情感和精神的浩瀚”。为这群无意功名的森林守护英雄树碑立传、深情讴歌,是我们致敬英雄、捍卫英雄、崇尚英雄的时代追求的体现,呼唤我们的国度能涌现出越来越多这样的英雄。

广度,深度,温度

纪红建对“林海孤岛”英雄群体的书写,始终以个体为中心辐射开来,或横向展开,或纵向展开,极有广度。对奇乾中队英雄个体的书写,以消防员为主体,横向呈现:退伍老兵、消防新兵智赛从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到报考消防员,因为祖孙三代骨子里深植着保家卫国的爱国情;中队卫生员仇志红,走进奇乾中队,因为一场父子对话,父亲由不太同意到鼓励……每一个走进奇乾中队的英雄背后,都有一个鲜活的感人故事,从不同家庭、



不同人员、不同层面书写,最大限度扩展了作品的广度。对奇乾中队英雄群体的书写,则是纵向呈现:老中青三代以不同的方式登场,老兵、青年班长、队长、指导员,更多的是新兵,退伍的走了,新兵来了,新旧交替,不断输入新鲜血液,补充新生力量。“奇乾精神”一代又一代播撒在那片神秘而神奇的土地上,竞相接力,传承不衰。

在极力扩展广度的同时,纪红建全力挖掘作品的深度。

奇乾中队的英雄们退伍时,是去是留?纪红建将笔触直抵内心深处,从真实情感上彰显深度。《放弃与选择》中的蒙古族小伙王彻木格,开篇便抛出了奇乾中队森林消防队员们心底的纠结:“是走是留?如果留的话,还多久?虽然我有些纠结,也没有完全想好……”面对这一灵魂拷问,有的毅然选择留下,有的则因多种原因不得不离开——即使离开了,心里仍然放不下大兴安岭深处这片神秘的土地。《打开思绪,满脑子大兴安岭的场景》中的孙桂桐和马斌,前者曾在奇乾中队当消防员,任文书,离开后就职于沈阳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后者在奇乾中队工作过16年,由消防员到后勤班长、电台台长、战斗班长,后专业安置在青龙县供电分公司。离开时,依依不舍;离开后,感慨万端:只要打开思绪,满脑子都是大兴安岭的场景、奇乾中队的故事。“人是离开了奇乾,但根还在那里。”深深的感动,更有深深的思索。

对英雄群体的书写,始终充满温情,凸显书写的温度。这种温度,流淌在这群英雄们的日常生活里。《故事是大家共同书写的,奇乾谁都有故事》中,中队勤务保障班(炊事班)班长王震在炊事班种菜、腌菜、藏菜的故事,遇到特殊情况,还会“研究创新菜谱,尽量做到大家满意”;还有“打火”(灭火、扑火),“打火”就是“战争”,本是消防员的天职,但炊事班也必须上……这样的生活常态,这样的温情书写,在《大兴安岭深处》俯拾皆是,满满的生活气息,烟火气与英雄气并存,温度触手可及,温暖着英雄,也温暖着林海。

真实性,文学性,知识性

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灵魂和生命。纪红建始终坚持“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行走与思辨”,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持深入一线采访,在文学表达和思想呈现上不断探索与创新,这在《大兴安岭深处》得到完美呈现。

作为文学作品,《大兴安岭深处》的文学性无疑是亮点,该作品采用多种表现手法,多层次多角度地书写英雄群体。

全书整体结构堪称完美:“总分总”结构,“序景”与“尾声”之间的四景,又是“冰糖葫芦式”组合法,前后28个英雄故事、28曲英雄赞歌,同中有异,异曲同工,汇合成美不胜收的英雄交响曲;每一个标题,虚虚实实,有诗意,有张力,格外吸睛;一个标题一个故事,故事中又有故事,环环相

扣,节节贯穿,错综复杂却又脉络分明。

写法多变,不拘一格。每一个消防员的出场,着意避免雷同,成功地从平面化到立体化:中队指导员王德朋在苍茫的暮色中、狗子们的飞跑中出场;战斗五班班长张铁成是寻常的直接出场;中队保障班长王震则在众人的赞美声中出场;战斗三班班长陈振林在深情的自白中出场;战斗一班班长胡首在面对面的采访中出场……即使是写景也是如此,《阿巴河畔不眠的倾听》描写大兴安岭一年四季,春天和夏天正面描写:“见过它春天的模样”“也目睹了它夏天的风采”;秋天和冬天则是侧面描写:“消防指导员绘声绘色地讲述着这里的秋天”“冬天的奇乾是什么样子的呢?队员们告诉我们”……如此“求异”,用心良苦。

夹叙夹议为主,插叙和细节描写为辅,相辅相成,相映成趣。人物出场之后,接地气的真实生活记录,总在夹叙夹议中进行,叙则真实,接地气,有烟火味,直抵人心深处;议则在叙的基础上画龙点睛,恰到好处地深化、升华主题。夹叙夹议中又运用大量的插叙,《阿巴河畔不眠的倾听》写中队的5条狗,不厌其烦,因为它们是我们同甘共苦的战友”。此类插叙,随处可见,很好地避免了平铺直叙、单一化、浅层次化。同时,灵活运用细节描写,为英雄故事的叙述增色不少。在《大兴安岭深处》中,28个英雄故事的书写,莫不如此。

知识性也是《大兴安岭深处》显著的特点。《阿巴河畔不眠的倾听》里写因干雷暴频发引起的“打火”,蚊虫肆虐中最可恶的“草爬子”,专业性书写细致全面;《面对这片土地,心中只有虔诚和敬畏》从地理角度,在优美的描写性文字里,展现大兴安岭深处的时令特点、动植物群以及人们的生活状态,画面感强,极具冲击力;《古老的传说》则从文化史的角度进行书写,那里的历史、地理、人文均有涉猎……不仅彰显了《大兴安岭深处》深厚的文化底蕴,也让读者大开眼界。

纪红建将目光与笔触锁定神秘而浩瀚的大兴安岭,对自然、对人文的深度思考,对国家、对文学的满腔激情,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熟稔与沉淀,在《大兴安岭深处》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饱含家国情怀,平凡中见伟大,细微处见精神,文学性与抒情性完美融合,是回应时代的长篇报告文学力作。



深深故乡情,悠长地流淌

——歌曲《乌兰浩特》赏析

◎漠耕

有些时候,在平静的日子里,你会突然升起一股莫名的喧嚣,会感到太过平淡的时光里缺少了些什么。这时候,如果你回头,听到一首故乡的歌曲,一首让你暖暖的乡愁从心中漫溢的歌曲,揪着你回望故乡的容颜,那些失散已久的旧时光蓦地以美好的暖意闯入胸腔,这时你才发现,自己缺少的那部分原来是对故乡的思念和眷恋。

乡愁是锁定于生命深处难以言说的情感,是属于每一个人心灵深处永不褪色的生命胎记。由北琪作词、清心谱曲、刘洋演唱的歌曲《乌兰浩特》,就是这样一首充满了乡愁之感的作品。歌曲旋律舒缓柔情、悠长而深邃,意境幽淡而又辽阔。

词作者北琪以“一座城”为原点,将乌兰浩特的自然风貌与人文精神编织成一张乡愁地图。以“草原花香”“悠扬琴声”“敖嫩湖的清波”等意象,勾勒出塞北小城的草原特色和灵动底色,将乡愁、景致、心灵、城市揉融在一起,抓住了城市的人文本质内涵,营造了空灵而又诗意的歌曲基调。

歌词不限于停留在自然景观的描绘上,笔锋转到乌兰浩特市最重要的精神图腾——红色革命圣地,它也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的地方,“红色理想”与“矫健雄鹰”暗合乌兰浩特(蒙古语意为“红色的城市”)的历史血脉,而“五一路上少年穿越漫漫冬季”的意象,则让城市的厚重与青春的热望交织,编织出城市快速发展的活力图景。紫丁香作为贯穿两段主歌的意象,既是北国春日的信使,又似少年心事般朦胧而执拗,在岁月风霜中倔强绽放,透视出人们对春天的向往,以及对家乡发展寄予的厚望。

副歌部分直抒胸臆,“漂泊的日子总把你向往”道出当代人共有的精神困境——身在都市丛林迁徙,灵魂却始终系于故乡的经纬度。最妙的是“盼望你每夜走进我的梦”的主客体倒置:不仅仅是游子梦见故乡,更是祈愿故乡主动入梦,这种微妙的情感位移,让乡愁呈现出双向奔赴的醉人意境。

清心的作曲,恰似一场草原传统音乐美学与现代流行抒情曲式揉融的深情对话。前奏以马头琴的泛音涟漪般漾开,瞬间将人带入草原的苍茫语境。随即悠扬的弦响起,舒缓而又深沉地为旋律注入都市夜色的沉静质感。主歌部分采用蒙古长调的悠扬气韵,乐句尾音如辽阔草原般自然悠远;副歌则通过低沉隐约的旋律渐进的铺陈,营造出缠绵悱恻的思乡之情。

最后一节的转调处理:当“乌兰浩特我可爱的家乡,漂泊的日子总把你向往”这句唱词响起时,旋律渐渐高亢辽远,仿佛浮云散去晴空忽现,将那些未曾言明的离愁与怅惘霎时间消退得无影无踪。这种“幽微中的明媚”,恰好对应了当下城市乡愁的复杂情愫——它不再只是单纯的思念,更饱含着城市化进程中对待故乡日益发展的守望与祝福,表达了对故乡乌兰浩特强烈的热爱之情。

刘洋的演绎以略带沙质的中音娓娓道来,像冬日炉火边翻阅旧相册的旅人。在“一点一点把夜空照亮”处刻意收束的颤音,在“乌兰浩特我可爱的家乡”时候然明亮的声调,让乡愁在此处抵达高潮,这些细节处理让歌声在听者的心里旋起层层缠绵的涟漪。此刻的乌兰浩特不再只是地理坐标,而升华为所有异乡人心中中原乡图——那里有敖嫩湖的月华,有五一街的春风,更有我们始终无法完全抵达却永远热望的精神彼岸。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草原、乡村、都市及其他

——张峻德绘画创作的多重景观

◎王鹏瑞

张峻德是当代内蒙古中国画创作的领军人物之一,其绘画创作以水墨人物画为主,兼及其他。作品题材多样,人物塑造形神兼备,笔墨技法纯熟,已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代表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展等国家级展览,3次荣获内蒙古艺术创作“萨日纳”奖。出版有《张峻德水墨人物画》《张峻德画集》等。

张峻德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学院艺术系美术专业,“大学期间,他在水墨写意画方面就显露出很高的悟性和过人的才华,受到邱石冥先生的关注与肯定。”他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当时偏远、贫瘠的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工作,历时15年。鄂尔多斯高原的阳光和雨露,广袤草原的河水 and 乳汁,养育了张峻德淳朴善良的秉性,也给了他生活的积累和艺术的历练。其间,他走遍了鄂尔多斯的草原和乡村,画了成千上万的速写。这一切成为其后来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张峻德绘画创作的高峰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1982年,他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在卢沉等中国人物画名家的指导下学习,真正领悟到中国画的要旨妙道。期间他“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从而使其在原有扎实的造型能力、深厚的生活积累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绘画语言,开始步入绘画创作的黄金时期。1984年他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任教,后任中国画研究室主任。

迄今为止,在张峻德半个多世纪的绘画创作中,就题材内容来说,大体上可分为4大类。

草原生活

张峻德的这类作品以鄂尔多斯草原蒙古族人民生活为主要表现内容,画面没有表面的搜奇猎异,没有大的场面铺排,他善于在牧人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绘画的题材内容,并将其表现得兴趣盎然,充满“诗情画意”。在这类作品中,张峻德的绘画擅长和特色体现得最为充分。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实践、潜心探索,张峻德找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绘画表现方法,鄂尔多斯草原特有的生灵与景致,如山羊、漠野、草滩、红柳、沙蒿、栅栏、篱笆这些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没有现成图式可资借鉴的景物,都被他充分利用,与人物结合,表现得笔墨酣畅,韵味十足,为表达主题起到了积极作用。

乡村生活

张峻德的这类作品和前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画中的环境从草原转到了“西梁”(他曾经生活工作过的鄂尔多斯乡村),画中的人物由牧民变成了农民。这类作品,以对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和生动夸张的表现,以及富有魅力的笔墨语言而引人入胜。张峻德善于在富有个性化的生活场景和丰富的生活细节中塑造

人物,老农、村童、山羊、老树、南瓜、葫芦、柿子等的组合,展现了西部乡村的田园生活,富有动人的意趣。

都市人物

用传统中国画的笔墨语言表现现代都市生活,这本身是一道难题,今人多有探索。在张峻德的水墨画中,这类作品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他走的是自己的道路,艺术表现亦可圈可点。在这类作品中,张峻德对人物夸张和变形处理更为大胆,青年学生、都市丽人、新婚伴侣、就医老者以及匆匆路人,不同身份的都市人物都被其表现得个性鲜明,生动传神。在这些作品中,他较多地吸收了西方现代艺术的构成因素,但这种吸收不以损失传统笔墨的魅力为代价。他把现代语汇和传统笔墨有机结合,使作品既很好地表现了都市人格,又把传统笔墨的丰富表现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显示了其探索的深度和力度。

古代人物

在张峻德的水墨画中,还有大量描绘古代人物的作品,这类作品大多取材于古典诗词曲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借古抒情”。仔细研读这些作品,我们发现一条朦胧而又清晰的脉络,即张峻德倾心于表现听泉、观瀑、抚琴、品茗、对弈、赏梅等寄情山水之间,自得其乐,物我两忘的境界。由于张峻德在中国画领域涉猎广泛,人物、动物、山水、花鸟皆精,使得他的古代人物类作品题材内容丰富,表现手法多变,笔墨语言洒脱恣肆,把水墨写意的特点发挥得酣畅淋漓,达到了很高的审美层次。

除上述4点外,还需提到的一点是,张峻德尤擅画山羊。山羊的形象已成为张峻德水墨写意的标志性符号,备受画界的肯定和艺术市场的认同。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张峻德曾长期工作和生活的鄂尔多斯高原是一个山羊遍野的地方,长期的生活积累,大量的速写记录,对山羊细致入微的观察,使张峻德对山羊的形态了如指掌;二是长期不懈的艺术实践,“从再现到表现,从写实到写意,由具象到意象,由精准到简约”,不断变化,反复实践,张峻德终于找到了一套既能表现山羊生动的形象特征,又能充分发挥水墨画笔情墨趣的表现方法,从而创造了自己的程式语言。张峻德笔下的山羊温顺、单纯、憨态可掬又生动传神。支撑其高度艺术化的山羊形象的是同样具有艺术水准高度的笔墨语言。山羊的每一个部位、形体用什么样的笔法,什么样的墨法,什么样的笔墨组合关系,使之既是笔意墨韵的精彩呈现,同时又是山羊神韵情态的生动表现,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境地。在中国画中,成功的程式创造是一个制高点,不少画家终其一生都难有所为。张峻德用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水墨山羊样式,是其在当代中国画坛占有一席之地因素之一。

